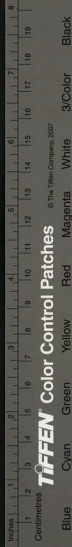


落兵往扼郟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兎兵從者  
數千人屬兎爲吾用自此始君曰兎兵可用乃復教士  
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  
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兎不可誘二人皆善射  
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是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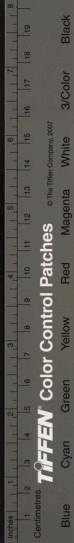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餒益張常有弁吞關中之  
意其將剛退陵號野利王其號大都王元昊尙爲腹心  
凡勝我軍皆一將之策也公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  
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  
賊級予之曰於帥府表授二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  
力爲辨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且悉出將軍嵩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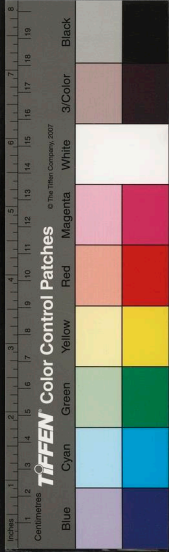
恩旣深將軍亦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  
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兵事居半年  
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  
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  
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  
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  
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以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  
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潰灰不得泄如泄之  
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爲  
信牌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  
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種將軍今何見女子見識



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  
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  
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請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  
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  
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  
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  
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  
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  
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  
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言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

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  
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卽見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  
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使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  
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使者  
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遺  
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卽還  
而野利已報歿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大都又爲  
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大都相結有  
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尙有虜至急焚之  
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大都以此亦





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 口馬叔文集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衙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筆談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終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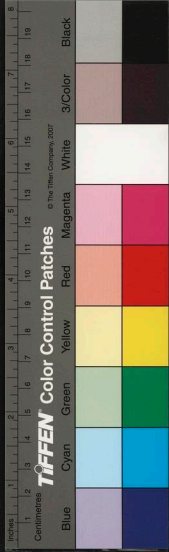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第八

前集

龐籍 賴國莊敏公

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以太子太保致仕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上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溫公樞墓誌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



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 口馬叔文集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衙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筆談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終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第八

前集

龐籍 賴國莊敏公

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以太子太保致仕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上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溫公樞密誌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

言不肖人  
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二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  
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  
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  
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  
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  
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  
語塞

談叢

公在延州軍行出塞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昇其  
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公民遮道而泣曰公用兵數年未  
嘗以一事煩民雖以子爲香焚之猶不足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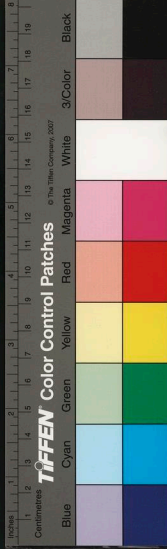
誌

文公爲相公爲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

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  
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紛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  
亮尤其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歸農又習于弩散之必  
爲盜賊上亦疑之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正由  
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  
盜者二臣請以死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

東軒筆錄

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  
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甚副天下之  
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公曰彥博臣曩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  
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



言行前八卷  
一  
愈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  
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  
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  
一以公議舉之則向之譽者今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  
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  
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  
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感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  
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  
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決之羣情旣安則災異可  
塞矣王禹玉撰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  
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  
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足  
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  
聽以太子太保致仕誌

公常曰凡爲大臣尤宜祗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  
法耶誌

狄青 武襄公

字漢臣汾州人從軍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公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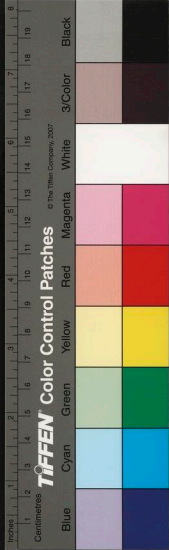


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招討副使而未識其面遂令  
圖形以進記事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  
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敲則止再敲則嚴陣而陽  
却鉦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  
戰遽敲鉦士卒皆止再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  
秋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敲止忽前突之虜兵  
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成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嶠知其  
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  
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  
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  
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  
止金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  
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  
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爲所摧陷又遣楊畝孫沔  
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  
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畧  
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  
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  
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



言今甫入卷  
四  
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  
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  
日馳至廣州未嘗稍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  
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  
臨陳偕方掛帳中悉爲賊所虜楊收余靖又所爲紛亂  
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乃朱從道鄭杼  
翊楊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  
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  
青之受命有因貴近來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  
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  
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

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  
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  
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  
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  
其所辭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  
及行率衆曰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  
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鍾贏粹持守  
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途族菜一把者斬之以徇  
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敵氣萬餘人行未嘗聞敵青每  
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一人無人得妄出入  
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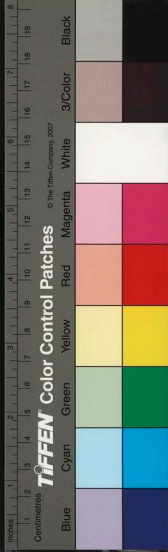


言不甫入矣  
五  
而陳兵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  
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奏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陳  
某知英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  
陳與禪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  
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  
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  
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  
半夜時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  
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  
州賊方覺途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  
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

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  
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  
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  
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  
能當騎兵皆如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兵數千里之外  
解約而慮明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  
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於廣州懷敏敗死  
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  
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州之敗  
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南豐稱  
初青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

以待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  
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  
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  
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  
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  
事委之使青先以威濟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  
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時  
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  
陳其將萬人擊智高戰敗遁歸青至賓州余陳皆來迎  
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其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  
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靖起拜曰

其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  
所任也於是勦兵而進智高大敗捷書至上上喜謂龐籍  
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  
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  
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復復  
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  
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當賞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  
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  
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  
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  
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



其子爲疾陛下若謂賞功未盡更宜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軍節度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竟以爲樞密使

記聞

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

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

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青爲宣徽南院使傳語諸官請過關啜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筆錄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麾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王禹玉撰神道碑

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先青亦不從以謂趨



利乘執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  
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  
不尤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  
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  
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筆談

公為樞密使時子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  
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  
作也為不疑矣欲言言之子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  
弒事上安忍為適以啟君臣疑心耳

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師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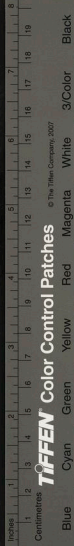
國器也范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

余襄公撰墓誌

公事親孝遭父喪雖在金華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  
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秦使  
江表而已始行至豈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  
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其冽遂濟其

衆稱

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訥  
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黠卒敢如此詬訾公不絕  
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



公首造劉易謝魏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竇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公每燕設易喜食苦蕡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公爲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公善制易也

公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

筆談云青爲樞密使有狄

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以謂青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像墓青所得多矣或勸去齋閣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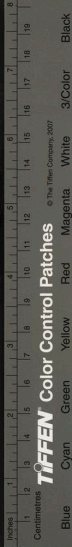
或曰仁宗喻青使去其淫書指其面云臣所每至韓

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其恭以卽君之禮待

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開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更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公爲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翌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尤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于鎮夜醮



之事竟無人爲辨之者

筆錄

吳育 正肅公

字春卿建州人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事仁宗位  
至叅政

公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  
其爲害者而已

歐公裡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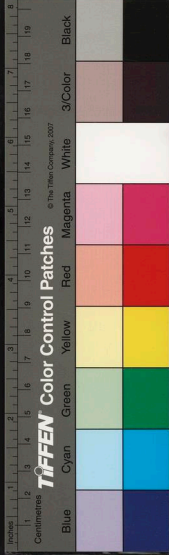
寶元初元吳媪書始聞張鄧公爲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  
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公時爲諫官上言夷  
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  
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

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  
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  
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亦竟  
不問世乃以公之言爲然

龍川誌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上前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辨不已  
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  
爭上多公直乃復以公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  
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  
故甬不時若因并罷公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  
榮而公歟踏不安且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



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命墓誌

公為叅政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

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為可憂上欲徙二人

淮南公曰盜誠不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

福也上嘗詰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鄉者執中舉育上即召赴闕

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牀呼其從者上愕

然即除西京置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

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

之主也東坡志林

# 王堯臣

文忠公

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事仁宗位至叅政

元昊反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韓公坐主帥失

律范文正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

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

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廷宰

相意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

公曰陛下復用韓范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以便

宜從事上以為然歐公撰墓誌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使者皆加厚  
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  
用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  
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  
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  
根冗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  
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  
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  
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所在流庸稍復  
其業

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  
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不可度支副使林維  
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慶三路轉運使皆  
請增民鹽并謀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  
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  
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  
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包拯 孝肅公

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至樞密副使

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  
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





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  
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厄史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  
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  
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夫

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家塾記

公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春吏受賕與之約曰  
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  
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  
言分辯不已吏大嚴誚之曰但受春杖出去何用多言  
包謂其市權梓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且

吏執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公  
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筆談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  
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

閻羅包老

註聞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爲龜鑑爲中  
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群臣數有言者卒  
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太子者天下  
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  
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  
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

者唯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 王德用

魯國武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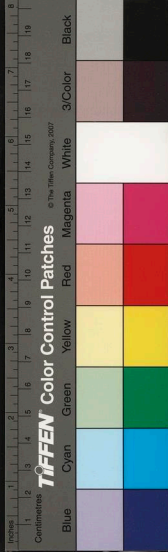
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更不能捕公以輜車載勇士爲  
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章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  
于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  
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  
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命歐公撰神道碑  
公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間巷小兒外至達

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爲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燕燕談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尔豈多言哉

皇祐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



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  
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持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

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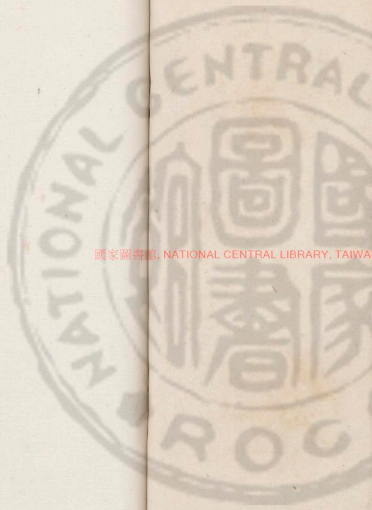
公師真定上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  
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遽有  
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圍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  
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  
立功

主禹王撰墓誌

忠獻宋景文同召試中選公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  
空疎之譏言公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輩宜廣問  
學二公大不堪宋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  
公俱成大名公已薨韓謂宋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  
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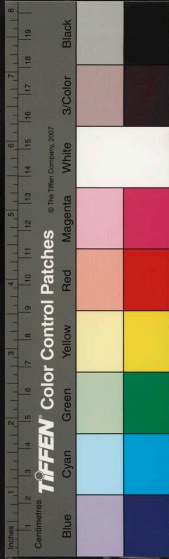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  
介  
角  
ノ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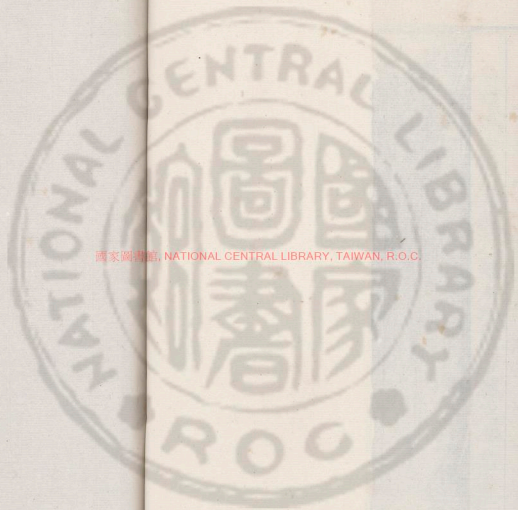
十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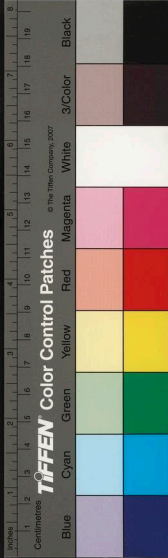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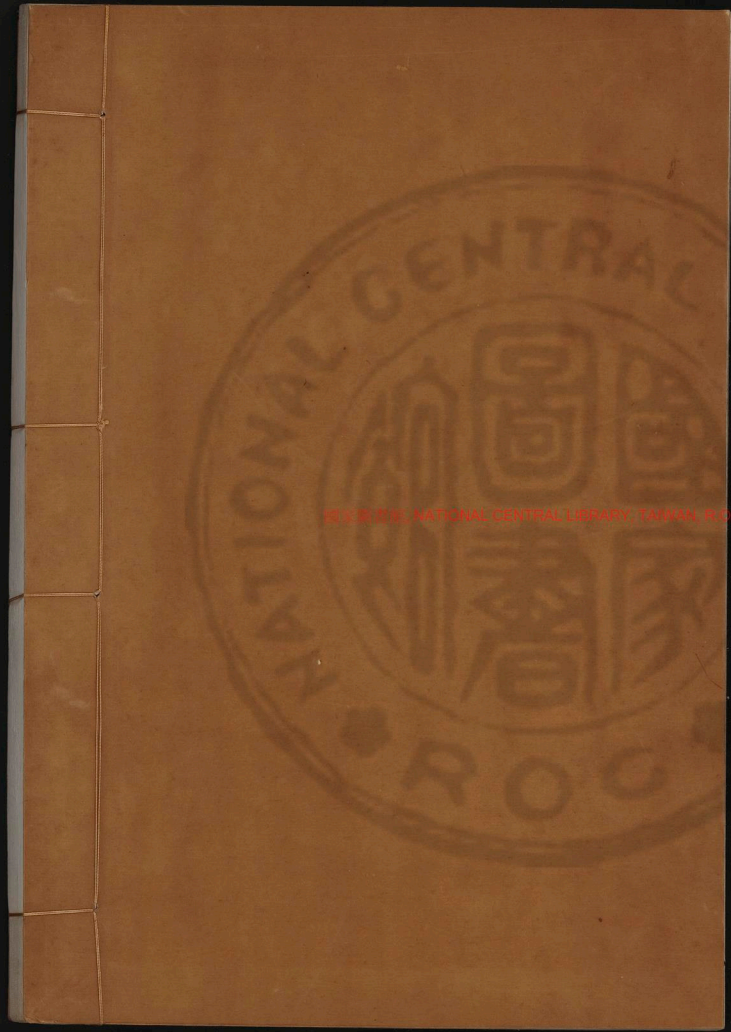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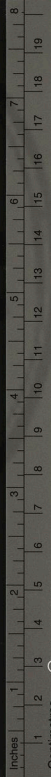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九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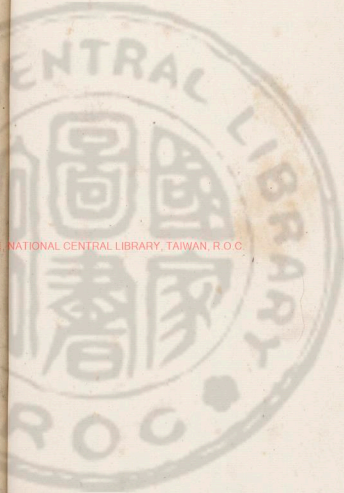
田錫

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諫議大夫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

范文正公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建茲二載未償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爲瘡嶺之鬼上嘉納焉趙曾



當國錫謂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郡臣書奏  
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  
臺憲之風皆不便曾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

王壺清語

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

養成聖性上說益重之

聖政

太宗時錫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上嘗言錫  
有文行敢言直宗卽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  
百六十卷又採經史要言爲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  
卒直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  
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榮求

直宗見錫色必莊嘗自之曰朕之汲黯也

名臣傳

錫疾亟進遺表直宗宣御醫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對

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祈

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

于朕者興歎久之命優贈典

拾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上親署鎖者謂  
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愴然久之

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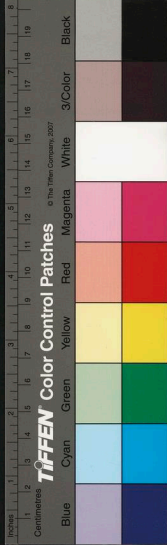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

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

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

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

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錯不用兵革



不試而買諛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其少漢文亦不以其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誥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爲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磨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曾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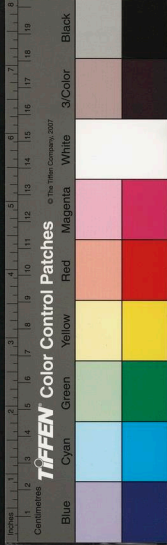
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聞見元錄

禹偁能屬文太宗方選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尾帶賜之公獻端拱箴以爲戒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真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修太宗實錄執政疑公輕重其聞落職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鷄夜鳴公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公已卒

記聞

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



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椅角下詔感勵邊人  
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  
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  
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阜公上疏請節用  
省費薄賦緩刑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公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  
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僧尼五  
曰親大臣遠小人

並此聞

公在翰林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公奏曰夫進賢黜  
不肖闢諫爭之路彰爲諾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  
之文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軼慮較輕重於瑣瑣之

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上頗曰卿愛朕之

深者

叔遺

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於道  
今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且而佩仁義今惟終身而  
行之

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矣

公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  
若已有嫉惡過仇讐世以爲知言

記聞

蘇東坡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  
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及黯蕭望之李固張昭  
唐魏鄭公秋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



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類公能此之不能已之泚泚九  
原愛莫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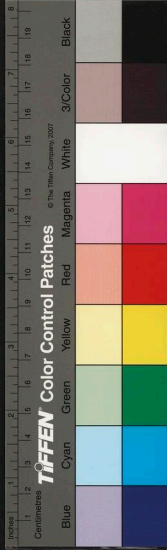
孫奭 宣公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位至  
翰林侍講學士

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  
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登商朕獨  
不得耶因以切厲輔臣賜公緋童服

求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陽上  
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且辭有云得來唯自

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  
救危於將亾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  
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  
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  
以死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  
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  
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  
不可得乃追爲之贊云惟昔聖賢莫莫已知公遇太宗  
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  
平以乘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



於未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且如此上亦不之責項  
之未能果敗

並記問

真宗將西祀公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其辭有云  
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饑  
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  
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之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以規  
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盡  
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勸鑒之助

輿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群  
臣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

並記問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

居廳壁

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小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

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  
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  
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  
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燕談

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禮事  
並二公討論之沂公嘗言孫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  
中正合彙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  
廣博不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二  
君之優劣分矣

沂公言行錄

呂及

恭惠公

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事真宗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公上卽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材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公至秦州將更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

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徃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記開

公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貶其風俗之薄也

晁以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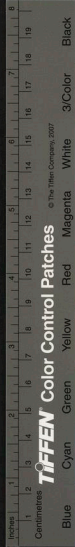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呂及知杭州市曰集一部乃爲終  
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垂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  
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筆談

##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奉孔子祠事仁宗  
位至御史中丞

初章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執頗驕橫後宮爲太后所  
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適笑人尚氏父自所由  
除殿直賞賜無算恩寵倍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尚  
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

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聞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大  
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  
廢后上疑之夷簡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  
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  
聞之者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將廢后  
奏請勅有司毋得受臺諫董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入  
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權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童奏  
遣吏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明日與范仲淹師  
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公等欲目宣祐門入  
趨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圍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  
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



旨臺諫欲有所言直詣中書附奏公等悉詣中書論辨  
誼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  
武勸上耳此光武失德豈足法邪自餘廢后皆昏君所  
爲夷簡拱立曰茲事諸君更自登對方陳之公等退夷  
簡卽爲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  
直以勅除之公等還家勸尋至遣人押出城十一月故  
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閻所  
贊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  
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有輿樓  
然傷之作慶金枝詞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呂閻聞之大  
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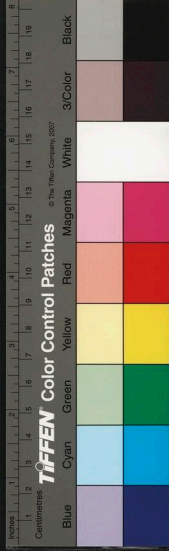
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歛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  
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  
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夏竦  
等皆章獻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  
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爾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  
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  
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詞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惡郭后

記聞

公知兗州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

學士

王荆公撰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公絕然徑出  
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  
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  
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  
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  
是知名 並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  
刑部侍郎孔宗翰 道輔之子 秦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  
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干理或曰此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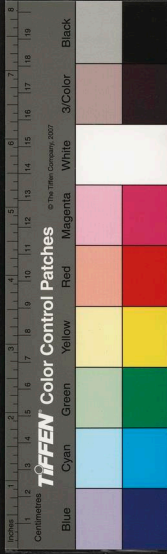
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  
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  
服 燕談

##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監鄆州酒稅 歐公撰墓誌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旣罷朝政洙亦爲人希  
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遺劉湜按之一日謂  
洙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



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  
某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  
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  
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  
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  
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  
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  
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  
於嫉惡甫謂信然

南豐雜識

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卽擅去官詣鄧  
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召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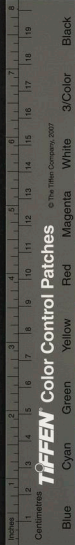
甚遽旣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  
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  
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  
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

陽記聞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  
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  
詳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  
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

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  
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



變也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  
道發明之後卒不能大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  
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  
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丕變

並韓魏公撰墓志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

風采士林登慕焉

范文正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師魯兄弟繼其  
後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宦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  
退之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  
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

死無孑人歐陽公五代史頌之學宮盛行於世內果有

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公誌師魯墓論其  
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  
則歐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公傳  
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不足以望修云

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  
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  
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  
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只用五百  
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

並開見錄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

別錄

余靖

襄公

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事仁宗官至工部尚書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絀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情恐鉗天下之口書既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以

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

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於大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皆主兵喪及饑蓋木為德金為刑惟金沚木五行所忌願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

並蘇台文撰行狀

開寶塔災得舊奏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惟將復建

塔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廟宇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

筆談

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



已記聞

唐曆四年元昊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  
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議未決公獨謂  
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  
其利也誘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  
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居  
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析往復數十卒  
屈其議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西師旣解  
嚴而北邊亦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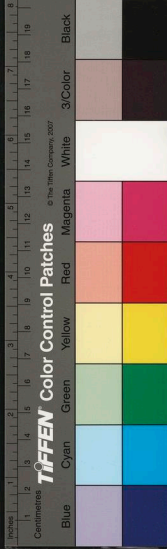
神道碑歐陽公撰

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

詩虜主大喜還坐貶官

貢父詩話

唐之番舶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來遠商又請立法  
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鹽菜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舍遇  
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全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已  
据其罪無所得惟得全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  
古杖鬻二十全遂閑居虔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取  
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  
知名范公叅政引爲諫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  
言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身哀求任不孝孝標由是獲  
罪深恨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實  
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



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  
其事語之子飛卽以聞詔于虔州問王全靖陰使人諷  
令令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籠中託  
人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於全全大  
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全不知所  
在全不從對稱希古卽靖是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記聞

## 王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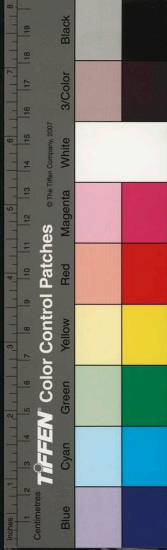
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及第  
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且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

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且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宗且得盜鑄錢百念  
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  
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寔之死而又喜乎宗且  
慙服遂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  
其賦欽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  
人自若

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  
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  
必屢更其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

並歐公撰神道碑

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閉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積之遍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水藥敵

范文正撰墓誌

## 孫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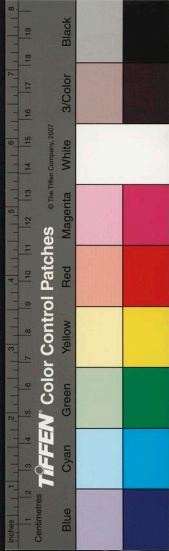
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 兼待讀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貨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歐公撰墓誌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尔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



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  
 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  
 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  
 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  
 洛通秦滑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  
 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  
 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  
 者上亟為罷之曰以陳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  
 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

畢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懷  
 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

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求罷

南豐雜識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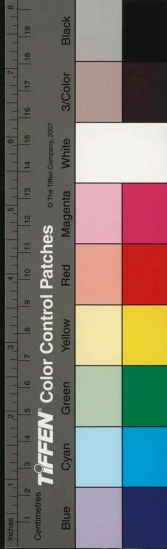
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  
 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

適是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

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諤守慶州用公使錢  
 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諤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

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諤重法  
 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

曰寸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嘆曰法者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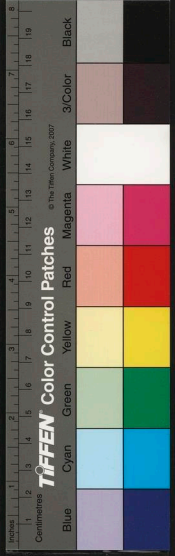
之 侏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  
公廷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  
自明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全上

初元 入及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  
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  
指裨及群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言是時已更用大  
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  
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  
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  
報於是極論古公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  
切行歌

爲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  
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  
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  
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誌

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  
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甫曰一日可得一擔  
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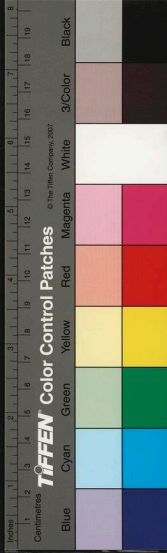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  
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瞭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爲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已卒詔取其書



藏秘府誌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彙於笥必盥手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就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逃往不暇挈以俱既行甚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

蘇內翰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漁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也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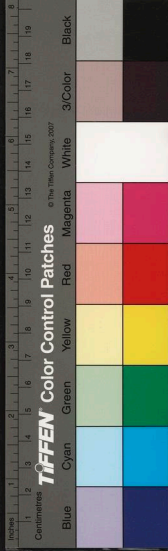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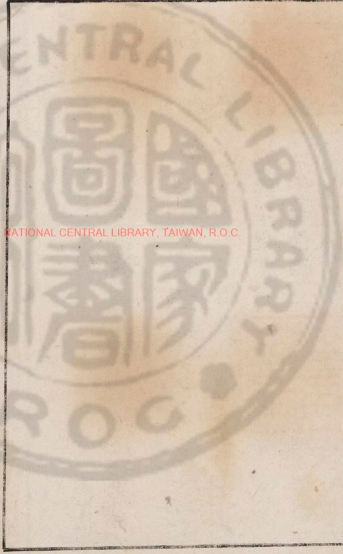
陳搏

希夷先生

穆脩 種放 魏野  
李之才 林通附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宗賜號希夷

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  
下令於禁中扇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  
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  
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即位再召之  
留闕下數月延入宮中與語遣中使送至中書宰相宋  
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



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  
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  
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泯此  
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

談苑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  
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輦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  
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  
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天日  
之表知太平有日矣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踪跡走紅  
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  
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眩醉人携取舊書歸舊

隱野花啼鳥一般春景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學辨義

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琴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  
履華條以賓禮見賜坐

燕談

太平興國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局  
戶熟寐月餘方起上方欲征河東搏諫止之九年復來  
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  
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  
堯舜也

並下惑

被召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請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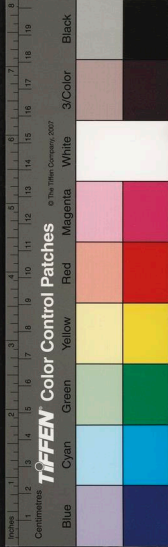
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  
倦遊錄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  
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  
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留住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  
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  
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  
圖南者也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褻少  
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  
加賞嘆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  
此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  
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赴夔漕伯長  
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  
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珠崖徙道  
州公有詩云却誇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  
其不相善也公登進士第後爲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  
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楊集乃丐於所親  
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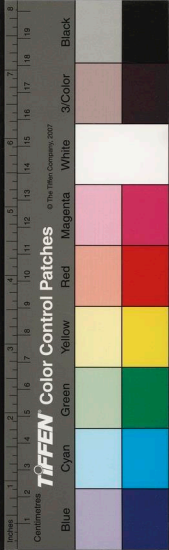
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嚴律未知古文伯長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師魯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承順如事父兄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大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出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往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

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

並邵伯溫月易學辨惑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聞希夷曰君骨





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具宗召爲司諫帝  
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  
工部侍郎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  
不定冗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冗稍低世世當出  
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嚴聞

錄

希夷嘗戒放日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  
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  
名子名將起必有物取可戒之放至晚節侈節過度營  
產滿豐鎬間門人歲屬亦怙勢強併歲人益厚遂喪清

節 王壺清語

放以處士召見具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歸終南山  
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邇判以下羣拜謁放小  
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嗣  
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  
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  
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  
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喻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  
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切笑益長僞僞之風且陛  
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  
摘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浸衰 說聞  
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嗜酒躬耕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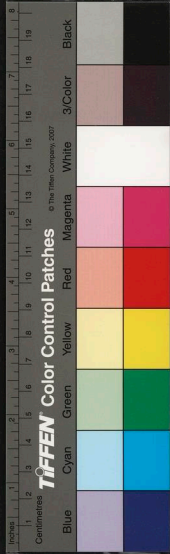
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  
携畫工圖之聞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皆  
棠魏野有居幽致帝亦使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  
畫看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  
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贊  
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秦嶽  
汾陰俱禮畢這廻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  
茗藥物爲茗且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王  
清昭應宮使王文正遺事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  
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

貶始悔不用野之言仁宗政要野子閑亦不仕嘉祐中賜號

清逸處士溫公集云

林通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  
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通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  
索雲木叫鉤輒頗爲士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  
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  
初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歸田錄通景祐初尚無恙范  
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通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  
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青廬雜記



# 胡瑗 安定先生

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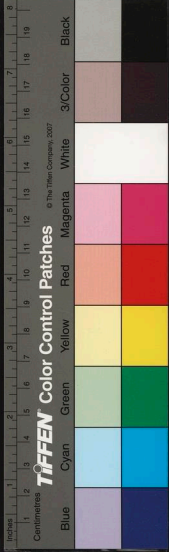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二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曾孫濟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

學法至今為著令 歐公程氏集表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依田治道者諱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晏等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累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 蔡端明撰墓誌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

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曾孫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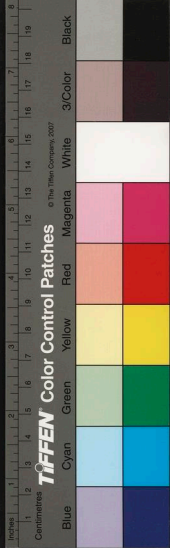
在湖學時福唐劉燾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燾爲高第熙  
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燾曰胡  
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  
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  
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  
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  
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  
是以風俗踰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  
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

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  
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  
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詠此陛下所知也其在  
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  
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  
足者也上悅

李薦書

侍講當對召例須先就閣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  
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  
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  
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曾孫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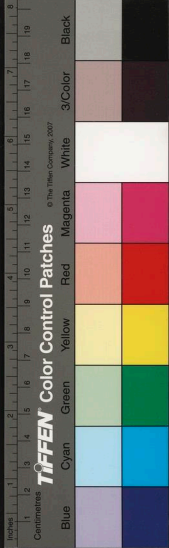
皇祐至和間爲國子直講朝廷命王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呈于藝祖之事塵史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

推州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洩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呂原明記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入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取先生作梁柱以



次收拾桶與棧

家塾記

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

李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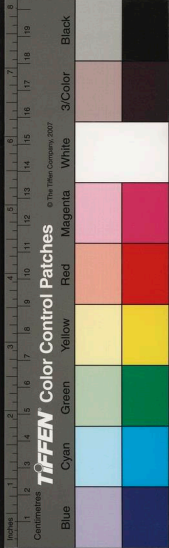
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宥所齋千金仍病甚瘠容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

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頽脫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薦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魯孫滌記





孫復 泰山先生

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秦州用富范薦官

至直講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  
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  
事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由是  
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歐公撰墓志

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故相李文定守充見  
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

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其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

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

婚季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

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慕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

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其淡薄事

先生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涇水燕談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

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某說

先生惡胡瑗之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生而  
教養過之 邵氏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詔文正贈錢一  
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謂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  
汲於道路孫生成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  
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離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  
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奉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  
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  
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  
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  
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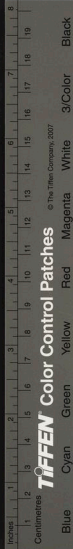
# 石介

徂徠先生

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公弔官至直講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洙  
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  
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  
餐膏粱暮厭祖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  
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錄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  
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  
蔡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  
去如鉅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





生見之曰子衿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遁荆濮州

歐公撰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高又曰奇器魁樞豈視庸樛

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定策

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

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在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

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

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

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

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

尤嫉惡之相與爭方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為古文

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入戲之曰

莫大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

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楊劉

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楊大年

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

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

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

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孳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

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邪介



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囚辱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劫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請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闢去竦面暴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暴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筆錄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書曰吾

第何爲與此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問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與了羊着了緇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爲非其畧云內相爲名臣子容爲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安道見者此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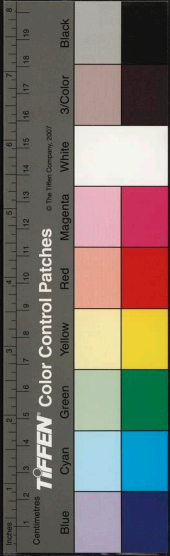
氏訓

蘇洵

老泉先生

字明允眉州人常舉進士茂材異等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君少不喜學生已壯猶不知書始大歎憤謝其素所徃來



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詞歲餘舉進士甫不中退而嘆曰  
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  
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滄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  
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  
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  
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  
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歐公撰墓誌  
承叔一見權書衡論自爲荀卿子獻其書於相由是名動  
天下士爭誦其文時文爲一變時相韓公琦嘗與論天  
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缺琦爲大  
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趨辦州縣驟然先生以書讓琦且

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猶有  
其過甚者及先生歿琦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  
不早媿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爰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先  
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入矣  
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歿士大夫  
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  
用事其言乃信辨奸畧云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  
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



帝雖衍百子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固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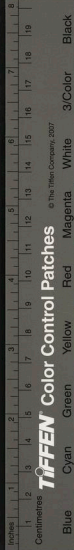
表墓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童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

蘇明允爲戰國縱橫之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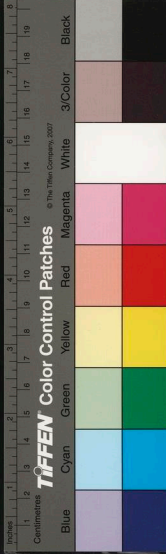
聞見錄

因論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密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爾曰才以用兵爲事只見搔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敵乎亦必有道矣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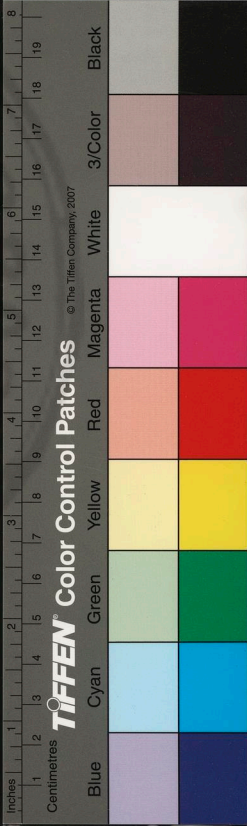
龜山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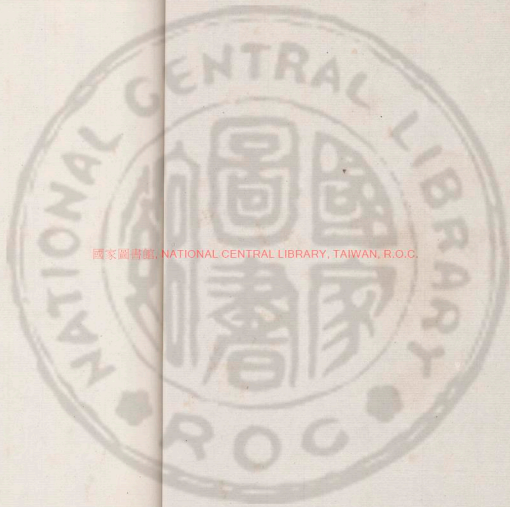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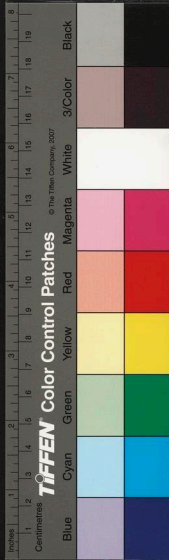
1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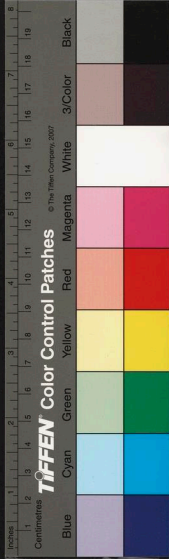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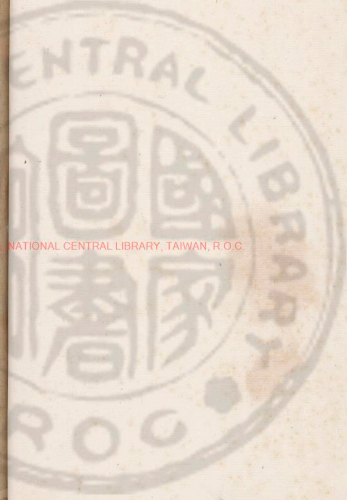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7 u5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序  
本朝名臣一言一行史筆所錄法當詳  
瞻然始初之正本固詳瞻矣而統紀之  
漫漶近世之纂叟雖剪截矣而顛末之  
叅差每叅錯而並觀懼覽者之不一點  
勘訂正有宗有元不繁不簡此本殆庶  
幾乎試刻諸梓與有志於斯文者共寶  
祐戊午中和節廬陵李居安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集

宋晦庵先生朱熹纂輯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明後學安福張鰲山校梓

縉雲鄭汝璧校修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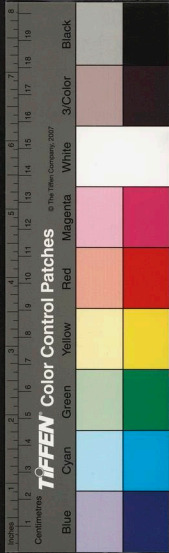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

第二卷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弼

參政歐陽文忠公修

第三卷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考博

參政趙康靖公槩

參政吳文肅公奎

參政張文定公方平

第四卷

樞密胡文恭公宿

端明蔡公襄

尚書王懿敏公素

集賢學士劉公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介

參政趙清獻公抃

御史中丞呂公誨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

第六卷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公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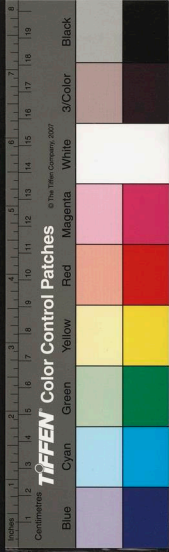
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侍講呂公希哲

詳見外錄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肇

內翰曾文昭公肇

內翰蘇文忠公軾

門下侍郎蘇公轍

第十卷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門下侍郎韓公維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克俞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尚書左丞王公存

丞相蘇公頌

第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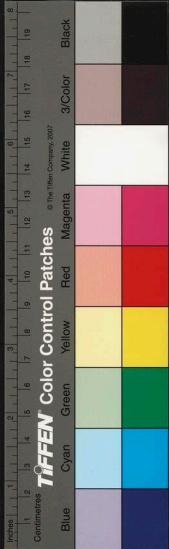
丞相劉忠肅公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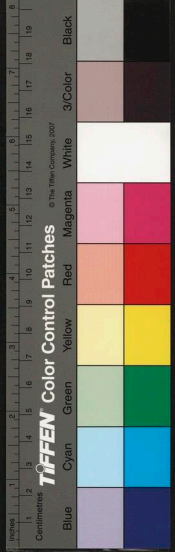
樞密王公巖叟

諫議劉公安世

第十三卷

內翰范公祖禹





侍郎鄒公浩

諫議陳忠肅公璉

第十四卷

康節邵先生雍

詳見外錄

密學陳公襄

秘書丞劉公恕

節孝徐先志積

正字陳公師道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終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後集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並家傳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

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胡氏

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

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

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正之臣可

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

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上乃罷宰臣王隨陳

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

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

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

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

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

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行狀

民間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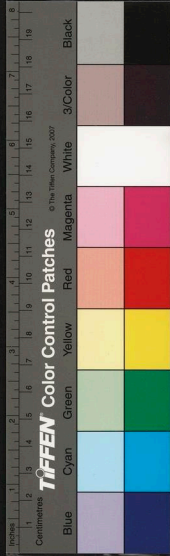
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

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斯

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

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  
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





既達冀源又當寃賞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  
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  
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  
郊用和峴舊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  
此有封彌官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  
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日比附酌中皆從減省  
無名者一切罷之

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

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輩爲三卷

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畧曰諫王於理勝而以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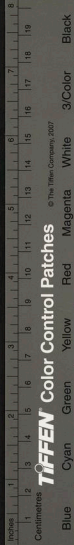
將之

並家傳

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  
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  
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  
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  
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  
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餽粥活  
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家傳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人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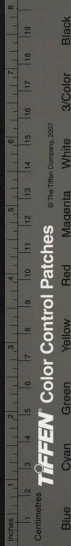


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敢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卽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以爲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竦都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

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央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驍獷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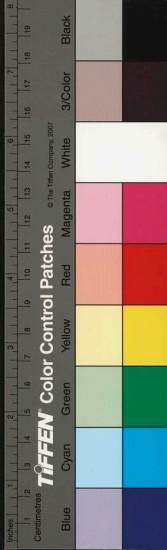


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蓋備遽調  
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  
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  
得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徂  
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  
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師使收餘兵得  
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  
知秦州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羗馬  
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  
塞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曰吾  
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  
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  
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  
沙之道旣任事又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  
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執每出輒有功公方建  
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  
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  
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渡橫山素弱必不能  
支我下視興靈宄中免爾章旣上又與范公定謀蓋堅



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歛兵不敢近塞

並行狀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

史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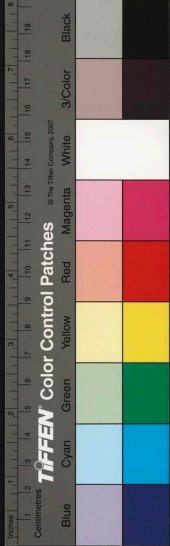
公與范公同召拜樞密使副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

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閔古掌詩叙其事傳于世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猶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富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為忤

家傳

公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相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



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

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社行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佞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行狀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仁宗爲讒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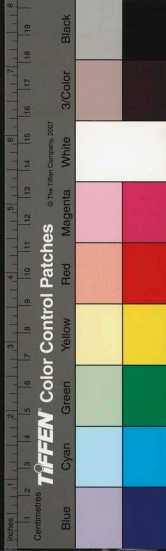
之別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知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

別錄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家傳



徙鎮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公至

卽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  
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温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  
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  
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歲大歉爲法賑之  
活飢人七百萬隣城旁路刺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爲雄

鎮聲動虜中

行狀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時爲帥聞之馳入倉羣卒約  
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  
中米一裹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斛約八鐶內地  
不售一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鐶適皆自汝扇搖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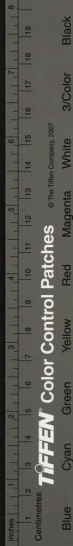
盡戮十卒於前公凝然不動一軍股慄

遺事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唯意  
所去取所欲與曰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  
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  
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  
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行狀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  
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  
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禘享赦事多便民者  
命諸路舉學行尤異駕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  
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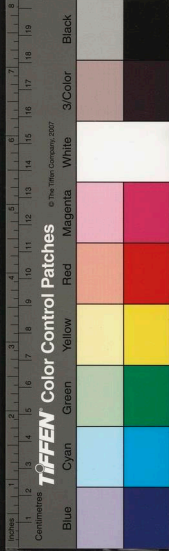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在以率吏課裁定令救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

宗力辭宦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啟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播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爲天下賀又召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彙英宗既爲太子尚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卽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



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

行狀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

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遺事

英宗初爲皇太子時允弼最專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其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遺事

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





言行錄  
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知立莫  
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  
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  
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  
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  
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  
可及 並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  
面壁臥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  
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  
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相

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  
須公強之而後服 別錄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  
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眾曰豈有前殿不曾  
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  
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搖矣傳語者遂  
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  
貴侯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  
諸公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  
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



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幸難合矣  
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  
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  
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  
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選  
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家傳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宮中  
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  
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  
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

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別錄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  
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  
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  
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  
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  
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  
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  
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



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自上上曰莫未否公曰  
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

山呼警蹕  
益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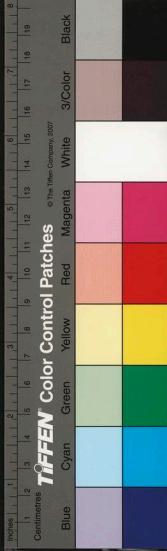
百人之類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累獎母后是豈

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邪

並別錄

帝疾其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  
廢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深助其  
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且道不遜狀琦曰此病  
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母不容之乎慈聖不憚曰皇親  
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中尋免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

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  
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  
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  
而反不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  
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  
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  
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  
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  
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  
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  
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



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聞言及此曰  
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龍川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  
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  
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  
略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策如取太原  
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  
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  
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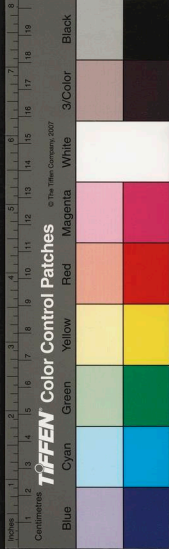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溫公在  
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

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僉書矣  
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  
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字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  
當死謫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  
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  
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  
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  
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  
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溫公撰  
祠堂記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





太常少卿祝詒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二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燕談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

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與人

行狀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公以太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卽位王陶自東官入御史府爲中丞意有所舛聖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

職行狀

數十年爲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誣上察其奸罷陶言  
陶言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公奏  
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  
之動出陶知陳州聞見錄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  
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  
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  
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家傳

公爲相日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  
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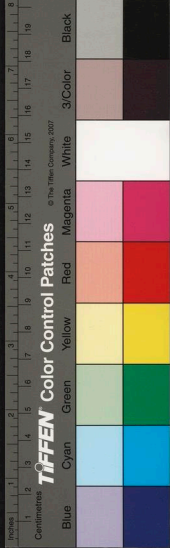
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塵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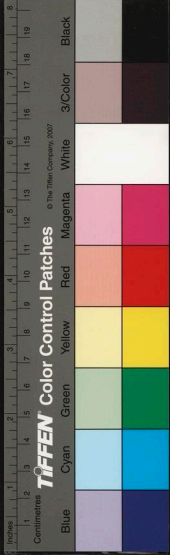
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  
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  
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它日忽宣  
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  
勝等軍節度兼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  
侍中判相州遺事

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  
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  
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





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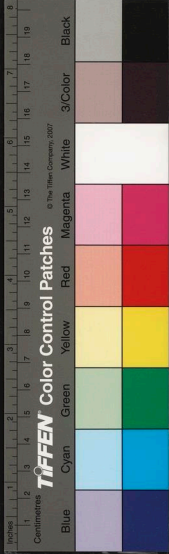
公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指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荆公強辯類此公請冊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闕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

也蓋公有以處之矣然荆公當英宗世屢詔不至實自嫌也聞見錄

政判大名時朝廷行書苗法眾議謂非便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大槩用偏辭曲說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

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着其物也不  
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  
無人買或有積弊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  
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  
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  
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唐賈公彥  
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  
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價也  
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  
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與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  
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

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鄭康成蓋約此  
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  
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  
而三者萬錢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暮  
出息三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  
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也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  
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  
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  
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  
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





爲多亦是欺罔上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在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臬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叅政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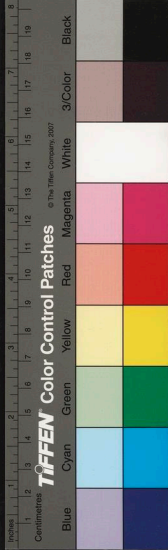
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董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家傳

初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行狀

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審判每讀書至違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



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公薨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日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也

聞見錄

太宗直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千篇賈魏公時刻於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旣成客有勸君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違之耳

別錄

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目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遺事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元城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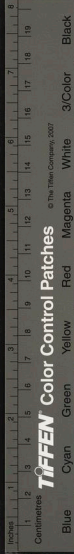
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



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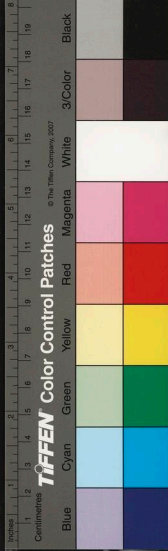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巖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術如

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船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漕濬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人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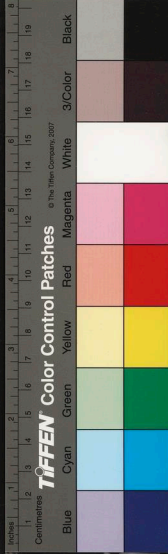
言行後一卷  
二二  
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儼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隲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熇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畫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

從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播聚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特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龔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脩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



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  
侵占之地不可特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  
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  
之心雪祖宗之憤矣當文曾首主不與之論時荆公再  
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  
待制韓縝秦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  
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姦臣  
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言  
哉聞見錄

初爲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  
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  
民凡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自在館  
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  
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爭喧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  
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  
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副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  
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後爲相歐陽永  
叔作書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  
爲知言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  
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  
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遺事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  
下以爲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  
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爲相作久早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  
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  
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  
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作  
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松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

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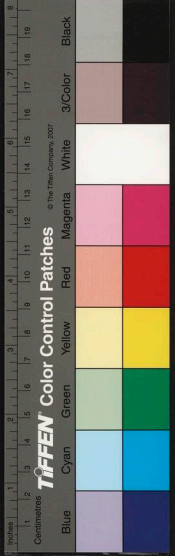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  
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  
終日不食別錄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  
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同上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卽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  
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  
以胡趙自處笑可知也並遺事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



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  
子蓋其心主於軍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  
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成之公獨不  
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

薄之甚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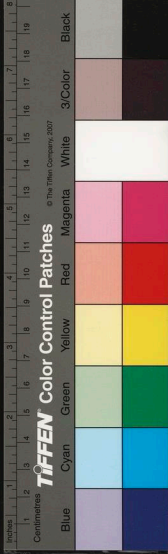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  
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並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

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  
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  
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公神色  
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  
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公寬厚不已遺事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  
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  
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  
感服別錄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  
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



藏匿實怪蓋自然也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

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

家傳

有問公郭遠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

專湏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

始英宗欲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

一點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爲中外所服一旦居

此論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

如此則用郭遠粗勝質遂然之

遺事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別錄

公平日獎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二三人多見其與

一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大濫其實會中不啻黑白

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湏周可當四面

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魯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

若晉公黜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

不知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

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湏以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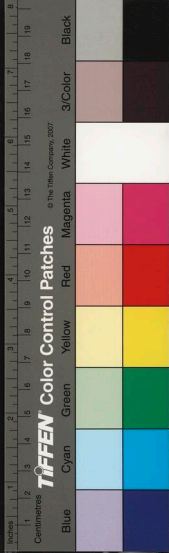
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

謂鵬鷲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

其品相遠矣

遺事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





言行後卷  
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  
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  
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  
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  
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  
才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事遺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偏規  
模小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  
門下有以璫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

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  
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若不錯  
餘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徃徃自許也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敢  
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龕材蒙朝廷擢備兩  
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 並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  
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抑別錄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



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末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諫叢

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晁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氏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群臣有言太祖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

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道事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大明曰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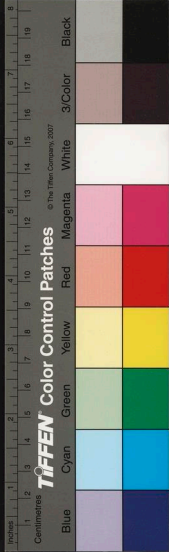
別錄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及不及於古人

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



言行錄卷一  
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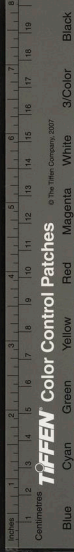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合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於有心也 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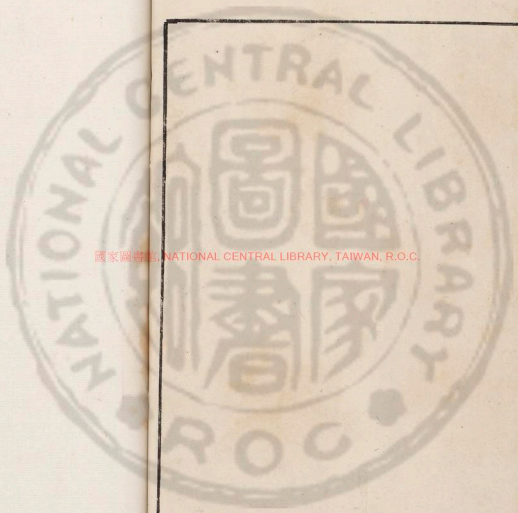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類魯公畫而加以道健自成一端重剛勁類其爲人行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嚴憚之 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胡氏傳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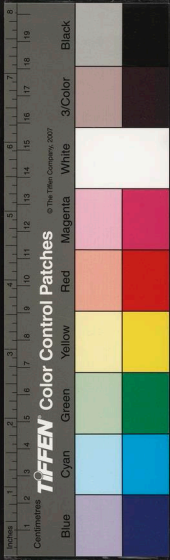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上蔡語錄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後一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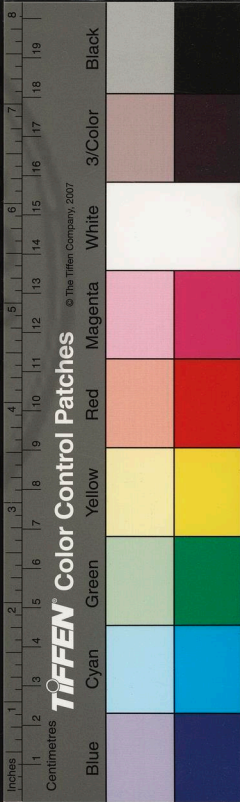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patch]	[Cyan patch]	[Green patch]	[Yellow patch]	[Red patch]	[Magenta patch]	[White patch]	[3/Color patch]	[Black patch]

1953.03.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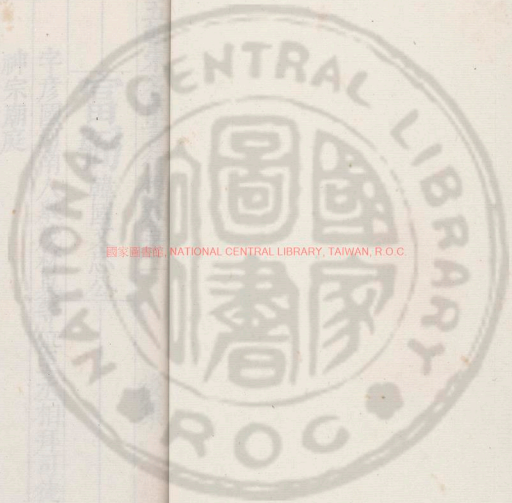
神宗廟庭

字彥

公初遊場屋稱伯長明之曰進士不足

以蓋子之才當以  
大科名世公果禮部武下公西歸克文正遣入進公曰  
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也還公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  
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爲君矣又爲君關一守有大  
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安元獻爲相求新於文正文正曰  
公女者嫁官人則伊達不致知必求國士無如公爲君

3395908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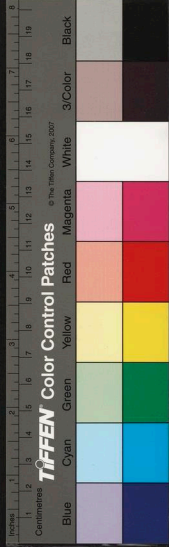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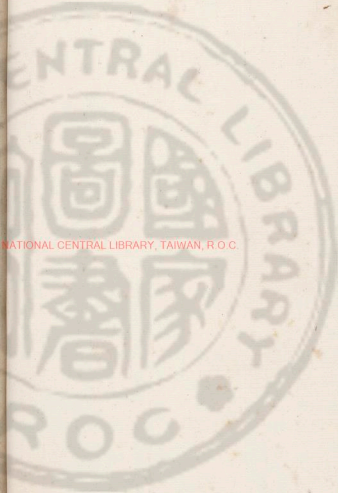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後集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配享  
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  
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人追公曰  
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  
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  
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  
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



卽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

聞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饒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  
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

言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  
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  
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言夏  
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  
議者以爲有宰相罷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使在  
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虜主  
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  
悔之

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  
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  
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夏守彬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  
用守彬已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  
異遂詔罷守忠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  
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  
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



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

並蘇內翰

撰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實元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又之得復入張安道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中留公時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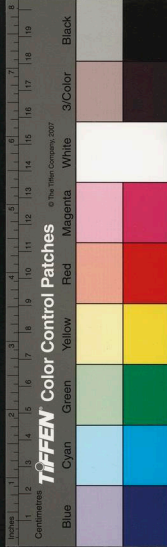
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

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盖自公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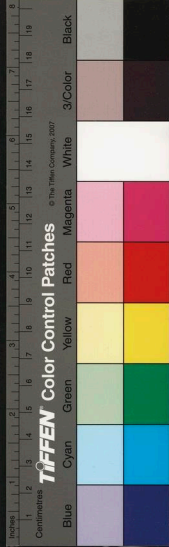
道見呂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皆此

類龍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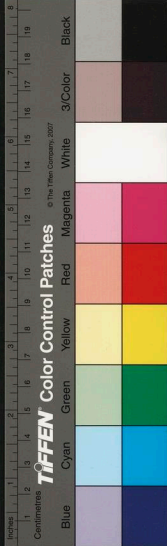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投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



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  
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  
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  
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  
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  
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  
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  
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公曰北朝忘章聖天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  
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  
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  
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  
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  
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地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



缺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  
地豈比朝之利哉大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  
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比朝所欲不過利其  
租稅爾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  
代賦入若比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  
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比  
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  
悟遂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賚送不過下萬緡  
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  
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  
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  
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  
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  
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  
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  
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  
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  
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



爲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繩擗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神道碑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暴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開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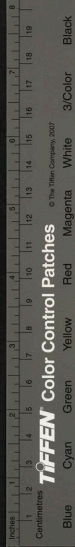
公方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

溫公日錄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事還陞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登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

神道碑

熙寧中公罷相鎮臺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湏臾



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它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爲不可及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者矧退處一郡乎

澠水燕談

王拱辰言於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

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惘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

一女邪拱辰言塞遠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

筆錄

慶曆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怠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叅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王蔡爲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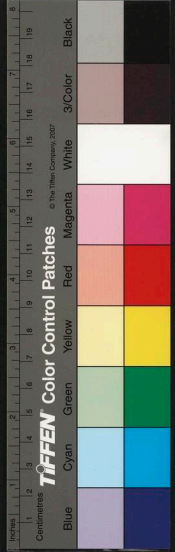


之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  
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  
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  
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  
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肯止僥倖去宿弊爲  
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更於是小  
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  
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  
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  
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責以  
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  
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  
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  
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  
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  
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  
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  
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  
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





言後二卷

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爲兵又萬餘人

神道碑

邵伯温曰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得知之謂侍臣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

神道碑

公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大學諸生經明行脩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

家塾記

至和間公當國立一舉二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

天下之制至今行之

聞見錄

公爲相守格法行政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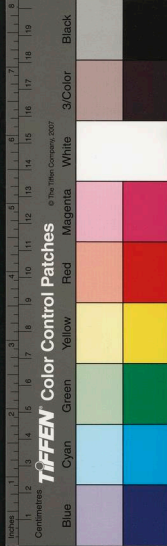
言後二卷

九

天下便之碑

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毋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聞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溺於族滅之地之語歐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皆不祭吊國史著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蒲一殿擲除目榻下公

慨然措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當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

下英宗爲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

見以道當公奏議序

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公曰

先帝以神詭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

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也

邵氏後錄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

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

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卽位召趙闕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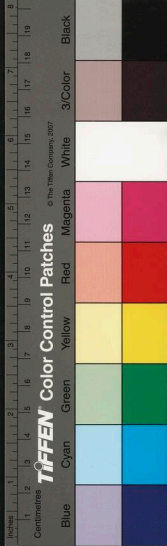
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

畏天何事不可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

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方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

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荅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旣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



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並碑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彛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蘆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

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瘡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宇慟哭宰相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旣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聞見錄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去童數十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何如



公亦默然八月以使相判亳州

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碑

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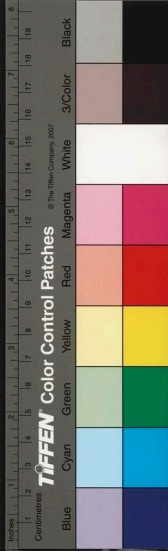
亂天下方知其奸

聞見錄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達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遠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會翌日疾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艸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言詔以公爲司徒

公爲相及判河陽晁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童皆言天子無



職事惟辯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  
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  
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  
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並神道碑

元豐六年公病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  
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童疏來童惇曰弼所言何事  
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  
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  
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  
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  
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

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聞見

富公致事家居尋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

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君之內則  
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  
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方盛衰爲  
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  
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人惻憶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  
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  
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  
哉

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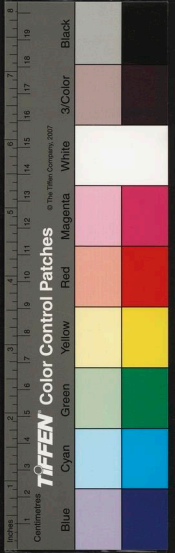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塵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聞門肅如也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卒聞見錄

富公之客李偁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它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聞見錄

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劉翬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容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熈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昇爾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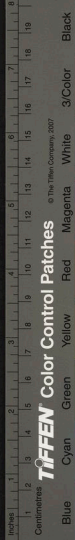
鍾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則別人矧  
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犬戎謂帝我騎帝聞  
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復既馴則擾綏  
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邊方以寧景德元年  
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毋秦國寤驚旌  
旗鶴鴈降格于廷云有天赦已而公生天欲赦民公啓  
其衷遠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生公手撫摩水潦薦  
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  
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言莫藏維嶽  
降神今歸不留臣軼作頌以配崧高

蘇內翰碑銘

## 歐陽脩

文忠公

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  
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誦比成人將舉進  
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  
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  
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  
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  
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



王文康知其賢還朝薦之

蘇黃門撰神道碑

公少時從里閭借書讀或抄之抄之未畢而已成誦矣

吳丞

相撰  
行狀

范文正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  
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上言靖與  
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公  
貽書責司諫高若納不能辨其非喜若納大怒繳奏其  
書降授夷陵令公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年來此輩沉默  
畏慎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  
驚怪時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

記簡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

公掌牋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

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行狀

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  
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  
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  
進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  
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  
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  
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  
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  
來蓋欲大用而不果也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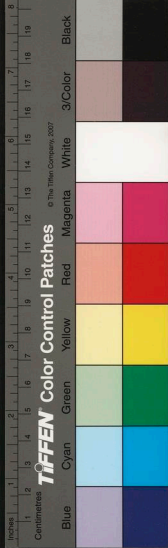
行狀

保州兵亂以公爲河北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

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宣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

神道碑

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北復被命權知鎮州旣力沮其議且曰脩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



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徇何可測也  
然則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  
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內官王昭明  
爲監勘官正色曰上令其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  
等語也公遂清脫

魏公別錄

公至和初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  
宦官宦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同州而言  
者多謂公無罪上亦惜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  
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  
羣臣未有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真二府特慶

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

治之意翕然相慶

神道碑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  
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  
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待從之臣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  
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宗命國子  
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讖緯之說逐旋寫錄奏上時執  
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

呂氏家塾記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  
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以險怪知名者



黜去殆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並神道碑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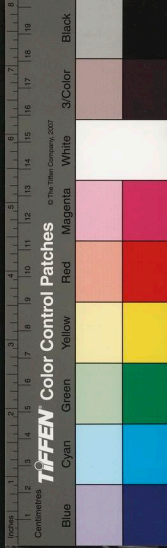
卽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

遺事

公爲政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

墓誌誌

仁宗旣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余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論述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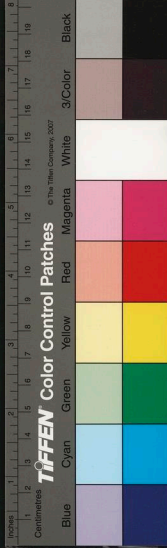


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對曰此事豈臣  
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  
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上卽道今上舊名  
曰名某今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  
因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  
商量所除官旣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  
乃議起復上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  
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上  
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旣出今上再三  
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余  
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

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誥勅降付閣  
門某得以堅臥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  
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卽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韓公力  
贊之遂降詔立爲皇子仍更名某自議皇子事凡所奏  
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所  
擇日旁七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上親點今封在  
中書今上一自在濮邸卽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職不及  
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  
相賀

公奏事錄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  
館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蓄



之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

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爲河東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脩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非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啻一冤受屈於理未安然之

奏事錄

漢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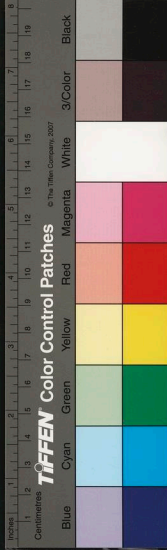
公爲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漢議爲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漢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漢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元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爲詳悉

遺事

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漢議事自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間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齋衰杖期云云其言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

蘇氏談訓

英宗之喪歐公於衰經之下服紫地皂花縵縹袍以入臨



劉庠奏乞貶責上遣使語歐陽公使易之歐陽公拜伏  
面謝温公日錄

公長子發娶冲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歐陽公之妻族也曩  
歲坐舉官不當被劾遷延踰南郊赦赦原良孺由是怨  
之揚言於衆云公有帷簿之醜朝士以濮議故多疾公  
由是流布遂廣蔣之奇遂以此事劾之仍言某月日彭  
思永爲臣言上以爲無是事之奇伏地叩頭固請以其  
奏付密院於是公與冲卿皆上章自辨后數日復取其  
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  
臣此風不可長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無以對俱坐謫  
官仍敕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

薦爲御史既而反攻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

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目錄

蔣之奇彈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  
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

臣京師傳以爲笑龍川志

公與魏公同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  
尊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

公承當此事耳馬永卿

嘗獨對奏曰近聞臺諫累奏臣專主濮議上荷陛下保全  
言者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二  
相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





往徃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不喜也今後少  
戒此臣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

奏事錄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正納本錢以示吾爲利

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

碑

除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

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

以本官知蔡州

行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丞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

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脩平生名節爲後

生描畫盡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倦遊錄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畜古又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

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時

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

六一行狀

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文文

事得罪於呂相遠貶三峽流落累年呂公罷相公始被

進擢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

稱呂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

爲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

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

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



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

知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時人未知

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遺事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美別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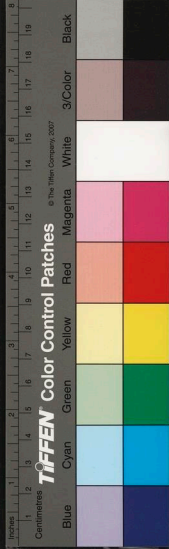
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

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

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

行狀

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刊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



其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爲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白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傳

官傳豈下滑稽者也

並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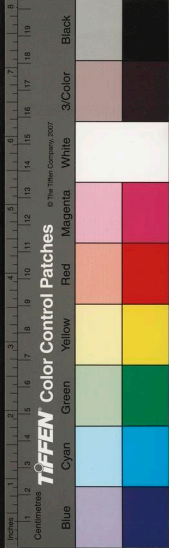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墓誌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刑韓國公母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



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及覆觀之見其枉直垂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張芸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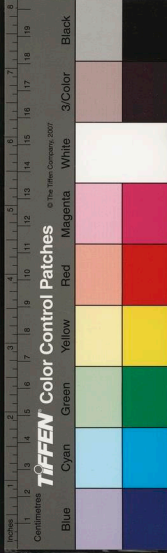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行狀

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庶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見真僞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東坡集

蘇內翰軾序公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



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歐陽文忠公答本翔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

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楊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岐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欲言吾知未叔貽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  
塵史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末叔  
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  
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  
隔龜山語錄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二後集終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後集

文彥博

潞國忠烈公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  
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  
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  
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  
公之仁智不凡矣

聞見後錄

寶元中河東關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董郁公言聞搢  
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末叔  
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  
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  
隔龜山語錄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二後集終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後集

文彥博

潞國忠烈公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  
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  
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  
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  
公之仁智不凡矣

聞見後錄

寶元中河東關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董郁公言聞搢  
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

